

最近热映的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口碑爆棚，但对原著颠覆性的改编和“暗黑朋克”风的哪吒形象也引发争议。顶着黑眼圈，一脸厌世神情的哪吒固然不是传统审美，但人们心目中“真善美”的仙童形象恐怕也不是哪吒的本来面貌。要说“魔童”哪吒，倒还真有些得原著《封神演义》中的人物精髓。

“恶童”其实更近于原著

哪吒的主要故事情节来自于《封神演义》第十二回《陈塘关哪吒出世》、第十三回《太乙真人收石矶》和第十四回《哪吒现莲花化身》。很多人对哪吒的认知来自于上海美影厂的《哪吒闹海》，其实那已经把哪吒大大美言了一番。在原著里，哪吒不仅打死了龙宫夜叉和敖丙，还跑去天庭阻拦龙王告状，再度将龙王打伤。此后哪吒在家反省期间又射死了石矶娘娘的徒弟，再度引来一番厮杀。到死后向母亲托梦求建行宫时，用词仍是顽劣，“我求你数日，你全不念孩儿苦死，不肯造行宫与我，我便吵你个六宅不安！”有子如此，真是活脱脱“魔童降世”了。

当然，每一个熊孩子背后，都有一个包庇和纵容他的大人，在原著中，太乙真人便是哪吒作恶的强有力保护伞。而这一切，皆是出于“天数”。商周演义故事发展到西伯侯姬昌被囚后，突然插入哪吒故事，逻辑上有些奇怪，作者给出的解释是：因为商周气数已尽，姜子牙不久要下山辅佐周王室，于是太乙真人为了顺应天命让徒弟灵珠子转世，成为姜子牙的先行官。也因此，书中处处强调不可违逆天数。比如哪吒见龙王要去天庭告状，跑去太乙真人处求教，太乙真人反说龙王“以此一小事干渎天庭，真是不谙事体！”之后石矶娘娘闹到太乙真人处，他仍以为伤人事小，天数事大。最后哪吒被燃灯道人法宝收伏，勉强认了父子之情，但目的也是在应天命的前提下，将来好做“一殿之臣，辅佐明君”。尽管逻辑圆得回来，但哪吒的形象却未能像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最后得到升华，这也是原著未能认真思考的地方。

在另一方面，《封神演义》的讲故事能力也是问题。哪吒打死敖丙后上天庭一来一往，又加入整章石矶娘娘的支线故事，方才有析肉还母，析骨还父的情节，其悲剧意味已经被完全冲淡。更过分的是哪吒“剖腹、剜肠、剔骨肉”死后，本应该大做煽情文章，作者却不愿意多渲染一句亲人悲切，直接用棺木盛了埋葬，“不表”。

把一个好端端的故事弄得支离破碎，反倒不如《西游记》里的一个小花絮出彩。在《西游记》第八十三回《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》中，也插入了哪吒闹海的故事，用作李靖父子关系紧张的调侃。全文不过四百余字，已将出生、杀龙、剔骨还父、莲花化身、伏塔等情节讲明白，且条理清晰。与其说《哪吒闹海》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等影片改编自情节乌糟糟的《封神演义》，不如说借《西游记》做了剧本大纲。

但《封神演义》好就好在某些台词非常出彩，比如“哪吒厉声叫曰：‘一人行事一人当’”，以及对敖光的陈词，“我一身非轻，乃灵珠子是也。奉玉虚符命，应运下世。我今日剖腹、剜肠、剔骨肉，还于父母，不累双亲。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可谓慷慨至极。这几句让哪吒整个人有了一种悲壮英雄感，才给了后人重写时的发挥空间。

“析骨还父”如何解

说起哪吒故事，人们普遍认为的高潮都在“析骨还父、析肉还母”上。因为《孝经》中有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”的言论，哪吒的这一行径，无异于对封建纲常的大胆挑衅。也因此在当下，“析骨还父”往往被解读出“反抗父权”的意义，也让哪吒成为了具有叛逆精神的先锋斗士。

在《封神演义》里面，这段描述颇为血腥，“哪吒便右手提剑，先去一臂膊，后自剖其腹，剜肠剔骨，散了七魂三魄，一命归泉。”如果套用“反抗父权”的价值观来审视，这段文字的确充满了仇恨的灼热和复仇的快感，但结合上下文会发现，哪吒还骨肉于父母的目的，其实恰恰是为了行孝道。哪吒数次闯祸后，龙王上奏天庭要捉拿李靖夫妇，哪吒认为“子作灾殃，遗累父母，其心何安”，因此还骨肉于父母，以“不累双亲”，也得到龙王的宽恕和嘉许，“教你父母，也有孝名。”

在第十四回开篇诗里，作者又透露出另外一层更重要的含义，“超凡不用肮脏骨，入圣须寻返魄香。从此开疆归圣主，岐周事业借匡襄。”既然哪吒降世是为了应天命，一切行为以助武王伐纣事业为终极目的，“析骨还父”同样如此。要超凡入圣，成为真正的阐教护法，必须舍弃“肮脏骨”，也就是肉身凡胎。在该回目中，太乙真人用莲花为哪吒重塑人形，也体现出以宗教升华灵魂的寓意。

不过，“析骨还父”并不是《封神演义》的发明，在流传中也发生了意义的转变。哪吒一名来自于佛教中的护法神，梵文为那罗鸠婆（Nalakuvara 或 Nalakubala），也有翻译成那吒俱伐罗等。相传他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的第三子，在《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》等佛经中有记载。佛经中只讲了哪吒护持佛法，并没有对“析骨还父”的明确记载，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佛教中国化后的本土发明，或是以佛典做依据的衍生。在宋代的禅宗语录《五灯会元》中已有“析骨还父”的记载，“那吒太子析肉还母，析骨还父。然后现本身，运大神力，为父母说法。”由此可见，最早哪吒“析骨还父”是主动为之，而非被逼无奈，动机则是为了现本身、说佛法。

同样成书于宋代的《沧浪诗话》附录《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》中，严羽也引用了“析骨还父”的典故用以说诗。“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，见仆辨析毫芒，互相激赏，因谓之曰：‘吾论诗若那查太子析骨还父，析肉还母。’友山深以为然。”揣摩严羽的用典之意，应是说自己论诗擅于撇开表象看到实质，以剖析精微，这也和禅宗里“现本身，运大神力”的含义一脉相承。

“析骨还父”的起源是一道宗教哲学命题，曾作为禅宗辩题在宋代颇为流行，但关于哪吒的故事也一直在民间进行着俗世化的演绎和流传。根据记载，宋代的戏台上就有哪吒，宋代《如净和尚语录》中有，“十二峰前上戏棚，那吒赤脱点天强。屈烦鼓笛低头舞，弄丑真堪笑一场。”“赤脱”也许就是为了表演“析骨还父”的剧情，但从诗句来看，这更像是个搞笑的故事。苏辙也曾写过《那吒》诗，“北方天王有狂子，只知拜佛不拜父。佛知其愚难教语，宝塔令父左手举。儿来见佛头辄俯，且与拜父略相似。”尽管未涉及“析骨还父”内容，但

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还原了《封神演义》吗？

◆ 钟菡

的哪吒故事，也和原著的格局和价值观大有关系。

纪录宋元神道故事的《三教搜神大全》中，也有哪吒太子的详细事迹，包括出身、托胎、杀龙、天庭截杀告状龙王、打死石记娘娘、析骨还父、莲花化身等，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中的哪吒故事，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参考了这个底本。尤其《西游记》中“析骨还父”的缘由，更像是得自于它的启发，“父以石记为诸魔之领袖，怒其杀之惹诸魔之兵也，帅遂剖肉刻骨还父，而抱真灵求全于世尊之侧”。

在上海美影厂的《哪吒闹海》中，“析骨还父、析肉还母”被处理为“哪吒自刖”。保留了原著的故事核，并通过侧面烘托等方式营造新的“虐”点，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到了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里，索性将“析骨还父”整个去掉了，将哪吒的叛逆体现在“不认命”上，也可视为一种当下更有价值共鸣感的改编，只是这一主题和哪吒故事原本的意味有些远了。如前面所说，原著中的哪吒虽然看似有种种反抗，但其实都是在顺应太乙真人口中的天命。

封神演义是什么样的小说

如果说当下古典小说的最热IP，恐怕不是《西游记》，也不是《三国演义》，而是《封神演义》。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就出自《封神演义》中的段落，而片尾露出的一种动画版“封神宇宙”即将开启的信号。改编多了，如何对原著解題、破題自然需要有所琢磨和新意，但有趣的是，《封神演义》改编越多，离題越远，到了近期的作品，几乎都是重写式的改编。前不久播出的新版《封神演义》里，杨戬成了第一男主，还和妲己谈起了恋爱，最终连结局未及放出便遭到腰斩。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口碑虽好，但真的去对照原著的话，也是半斤八两的——哪吒都可以和死对头敖丙做朋友了，那妲己和杨戬谈个恋爱有什么问题？

明代许仲琳创作的《封神演义》到底该如何评价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早有论断，“书之开篇诗有云，‘商周演义古今传’，似志在于演史，而侈谈神怪，什九虚造，实不过假商周之争，自写幻想，较《水浒》固失之架空，方《西游》又逊其雄肆，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。”在他看来，《封神演义》表面做出演绎历史的架势，实际上卖的却是神鬼玄幻的药，故事十有八九是编的，不过是假借武王伐纣历史的壳子，写自己幻想的内容，可谓一针见血。

看到这里，也许很多人都已经发觉，《封神演义》在写作方式上，其实和如今披着历史外衣，玩各种狗血言情套路的大女主雷剧和网络小说如出一辙。从《武媚娘传奇》《芈月传》到《独孤皇后》等，这些剧除了剧情狗血以外，基本都有服化道穿越、台词硬伤、剧情逻辑等问题。这些问题在《封神演义》小说里同样存在，且看明代人许仲琳是如何描写商代的纣王在女娲殿题诗：“王曰：‘取文房四宝。’侍驾官忙取将来，献与纣王。天子深润紫毫，在行宫粉壁之上作诗一首：‘凤鸾宝帐景非常，尽是泥金巧样妆。曲曲远山飞翠色；翩翩舞袖映霞裳。梨花带雨争娇艳；芍药笼烟媚彩妆。但得妖娆能举动，取回长乐侍君王。’”且不论这里的诗文采如何，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，“文房四宝”必然不是在龟板上刻甲骨文的商代所有，这里纣

王不仅拿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毛笔写字，写的还是一首格律严整的七律，这可是到唐代才完全成型的诗体。

任何一部《封神演义》的影视剧剧中，服饰、道具几乎都信马由缰，这其实也不完全怪制作方不考究，是这原著本身就一塌糊涂。比如写崇侯虎战苏护时装束“飞凤盔，金锁甲，大红袍，玉束带，紫骅骝，斩将大刀，担于鞍轡之上”，这显然不是商代人的装束，多半借鉴了《三国演义》的描述，更让人联想到戏台上的人物造型。要说写前朝人物服饰无参考也就罢了，连台词也“穿越”就难辞其咎了。书中写纣王选美女时，老臣商容进谏说，“臣闻：‘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’此时水旱频仍，乃事女色，实为陛下不取也。”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”出自《孟子》，商朝人引战国人言论作典故，拍到电视剧里连当下观众也要骂，何况是四书、五经做文人必读书目的古代。如此明显的硬伤，真不知是作者无知还是明知故犯。

这些也许都是小问题，《封神演义》还有不少网文都会犯的一大弊病，那就是抄袭。《封神演义》中有对《武王伐纣评话》《列国志传》《有商志传》等元明小说的承袭，有对哪吒、二郎神等神话题材戏曲的借鉴，作为武王伐纣题材的集大成者，其中到底有多少相关文本的影子，也许很难列举得清。当然《封神演义》属于世代累积型小说，本来就是吸收了大量前人文獻基础成书，很难真正说是抄，但问题是《封神演义》还疑似抄袭了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和武王伐纣没有关联的作品，早有学者对此专门进行过研究。比如第十二回《陈塘关哪吒出世》中，哪吒为了拦住上天庭告状的敖光，曾到天宫门口，有一段景物描写，几乎全文照搬了《西游记》的第四回中孙悟空初登上界时的眼中所见。《封神演义》里还有大量的诗和《西游记》高度重合，通常也认为是《封神》抄了《西游》。

《封神演义》的长处在于宏大的世界观架构和神魔斗法的奇幻想象，其中出现的各类法宝，如《山河社稷图》，以及“诛仙阵”、“万仙阵”阵法等，也为后世许多玄幻小说提供了灵感、素材的来源。《封神演义》在神佛体系的基础上虚构了阐教和截教，前者以元始天尊为首，后者以通天教主为首，阐教协助武王伐纣，截教则反之，也因此有了非常明晰的正邪对立，在各种改编中，均是抓住了这一点做文章。就小说价值观来说，大体还是在邪不压正、灭暴君、施仁政等范围内，带有一点反抗思想，但相比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来说，思想性、先锋性还远远不及。

也因此，对于《封神演义》的改编，必须理清主线叙事，在已有元素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价值观，才在当下具有被审美的意义。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能够在故事和立意上脱颖而出实属不易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尽管原著天马行空、不讲章法，也不能成为种种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胡改理由。这也让人质疑，“封神”题材扎堆，是否只为钻当下“假商周之争，自写幻想”的空子？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的故事虽好，但已经和《封神演义》原著关联不大，是否还有必要再套一个哪吒故事的外壳？至于另起炉灶式的改编是否可以接受，能否真正探索出既还原原著、又有当下价值观的作品，这些都是有待讨论的大问题。

也许我们离真正的“封神宇宙”还很远。